

## 關於詩 李憶著



我總在閱讀中，讀到令我心花怒放的文章。比如那篇《小說家談詩》，作者是葉兆言。他說詩是對付無聊的最好武器。每次開會，當領導作大會報告時，他就在文件背後亂塗亂寫。通常是把所記得的唐詩第一句默寫出來。某次數數竟有八十多首，即使要湊到一百首也不是問題。問題是這有意義嗎？然後他斷定，如果開會可以玩牌或者搓麻將的話，相信就不會去背什麼唐詩宋詞，更遑論默寫詩句。

根據葉兆言的這種說法，初步的理解還以為小說家對詩是不以為然的（它只是以無聊打發無聊的武器）然後再往下看，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借此諷刺那些「會寫幾句分了行、押韻或者不押韻的騷人詞客，未必都是詩人」的詩人（這你就得注意了，是「騷人詞客」，不是詩人！）。

在某次的文友聚會上，有人提出意見說現在的詩是分了行的「詞語」。這種見解與葉兆言不謀而合。對於詩的欣賞，葉兆言有一套他的看法：低層次的欣賞，只能是讀和背誦；高層次的欣賞是自己寫。而詩人則分類為能寫和不能寫兩種；能寫的是寫得好，不能寫的是寫得爛。

某詩人聽了大笑，說葉兆言的小說他倒是看了些，依稀記得寫過夜泊秦淮狀元地什麼的。還有一篇《艷歌》，被批評為一篇寫得「很隨便」，「沒有什麼特別味道」的小說。並正色地說：「他一個寫小說的，幹嘛要對詩指手畫腳？」我說是啊，所以文章的題目是《小說家談詩》。人家早就料到有你有這種人。

我這種人怎麼啦？他有點不悅。

「寫小說的當然看不起寫詩的啦。」我說錯矣。小說家說了，寫詩是讓人嚮往的境界，而不能寫詩是終生的遺憾。是的，好風借力。我倒覺得小說與詩都得潛移默化。借長補短，豐富自己，是文化態度同時也是心態問題，那又何必為這問題而煩惱？

可是，說來說去，又回到閱讀一事上。古往今來，凡是文人作家所熟悉的事，都與閱讀脫離不了關係。所以才有了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的說法。

然而，詩的祥和與體貼，又實在是可以撫慰人心的。多年前曾讀過香港作家董橋的一篇文章，說的是他帶着妻兒到香港謀生，白天打兩份工，晚上寫稿翻譯，生活勉強可過。第二個孩子出世，去應徵一份比較高薪的工作，眼看就成了，最後卻落了空。他說那慘狀正是粵語殘片中的經典：屋漏偏逢連夜雨。可是此時卻有個朋友及時給他送來溫暖。先是約他去喝茶，那是十二月的早晨，天氣很冷。朋友一面勸他多吃，一面說着些不着邊際的話。臨別才從懷裏掏出一本小冊子給他，說是早年抄下來的詩。心情低落時讀讀詩，日子就會變得明亮起來。他在寒冷的晨風中翻開小冊子，讀了幾行心就漸漸暖化了……

這位朋友是一個飽學之士。舊詩詞、現代詩、英文、法文都十分高妙，但終究沒有成名。又過了許多年，董橋聽聞他喪偶後萬念俱灰。便約他到當年的茶樓喝早茶，道別時把二十五年前的手抄詩冊交還給他，沒說話，就只是握着他冰冷的手。他也沒說話，點點頭，轉身走入晨曦中。

這並不純粹是一個關於友情的故事，同時也是一個關於詩的故事。詩要用心讀，詩的美麗是一派祥和，永遠撫慰人心。



張林和李文是同學，高中畢業考入同一所學校，張林的學習成績比李文要好，好的還不是一星半點，李文常常暗自艷羨。畢業後，兩人一起考公務員，時間不長，成績就出來了，張林筆試成績第一，李文筆試成績第十二，招錄單位就有一個職位，看來，李文是沒有希望了。

可是，接下來面試，情況出現反轉，李文面試成績第一，張林面試成績第十二。原來，面試，面試，就是面子上的事，李文父親是一個實力很強的局長，人際關係網編織得細密，只給幾個關鍵人物打了電話，請求關照，就把面試局面給控制了。

張林呢，父親是企業工人，已下崗好幾年了，為維持生計，擺個豆腐攤。一個賣豆

## 公平的豆腐 卞長生

腐的，連衙門口哪面開部分不清，更甯說求掌權人為自己說話了。老父親擦擦眼淚，沒辦法，只能讓張林和自己一起做豆腐養家餬口。

張林看着老父親疲憊的樣子，幫着老父親吆喝「快來買豆腐呀，一元一塊」，喊着喊着，嗓子啞了，看着兒子吃力的樣子，老父親自責地說：「兒子，你是好孩子，已經很努力了，只怪你生在普通工人家庭，是沒權沒勢的爹，拖累了你。」

此時，張林從案板上抓起一塊豆腐，摔個粉碎，厲聲道：「爹，咱從明天起，不做豆腐了，去縣裏，省裏，去首都，找說理的地方去！」老父親忙攔住張林，說：「你不要忘了，什麼時候胳膊也擰不過大腿，千萬不要鬧出事來，要是那樣，咱連豆腐都賣不成了。」

張林眉毛擰成麻花，說：「爹，咱總得出這口惡氣，咱不能像塊豆腐，軟軟的。」

## 唐滌生的書法與繪畫 張茅



Dickson Tong是唐滌生的英文署名，用於他的西洋繪畫。首次見到他的畫作時，是在一本偶然翻閱的雜誌上。這家雜誌把他兩幅水彩畫刊在封底，河岸停泊小船，這河似是荷蘭，因船屋是荷蘭風物，遊客眼裏奇妙的水上風光。畫以船屋為主題，色彩透明，用筆簡而準，水分掌握恰好，這些水彩畫有別於其他畫種的要素，在這作品中操控得心應手，且寫實功夫扎實。使我眼前一亮的，是出於粵劇編劇大家唐滌生的西洋畫作，可真的是一次意外收穫，帶來驚喜。

好一位奇才！能曲能詞，書法繪畫，樣樣皆通！他是有立體感的人才。「霧月夜抱泣落紅」——他的曲詞優雅秀美，纏綿哀怨，進入大眾戲迷心扉，忽問，唯道只有文采風流，不把書畫精神融入曲詞，卻能誕下「唐式」粵劇新詞？從他留下的筆記，我逐漸深入去了解，首先接觸書法，看到他習書法不輟，苦苦追求書法上乘神韻。一九五〇年他寫下一首詩：學曲學畫不為難，學到臨池始覺艱。縱使日臨三千字，三年之後始等閒。越寫下去，越感深奧，他持之以恆，期待有一天仙門打開。

令我刮目相看的一件事，一九五七年唐滌生與粵劇界友好於淑良（白雪仙）家中開聖誕舞會，醉後留宿，半夜酒醒，不作他想，起來拿起筆墨，鋪開宣紙，臨摹王羲之「蘭亭序」，看罷不禁擊掌，真超人也！臨摹既畢，他在末段寫下後記：「一九五七年聖誕，夜獨坐無聊，書此自遣，靜中自漸，四十而後學，恐無成就矣。」又一次興與追不及前人。

新劇「紫釵記」上演，哄動一時，戲迷排長龍為購一票，連續上演十晚爆滿，



▲唐滌生的西洋畫作 作者供圖

盛況空前，唐滌生心境出奇平靜，沒有在觀眾面前曝光，外面熱鬧鬧的，他留在家臨摹書法，寫下一段後記：

「紫釵記滿十晚，心神反惴惴不安，再臨隋智永千字文真書一過，以養性怡情，而筆下常有彷彿之感，固氣躁性浮，尚勤於修養也。滌生識。」

到「紫釵記」連續爆滿十四場，街頭街尾皆說任白，他還是沉於書法，再在後記寫道：

「紫釵記已脫稿公演，今演至十四晚，仍能滿座，但心神欠佳，惴惴然不知所因，臨北海嶽跋褚河南，摹蘭亭絹本真跡，亦有手不從心之感，識如孫過庭書譜有言，意違勢屈，焉能稱意也。滌生記。」他孜孜不倦，習名家大作，追求書法高境界，疏懶凡塵世事，他的字體有成而自謙。今人龍飛鳳舞，急於求名，疏於治學，竟成風氣。沙田文化博物館有「梨園生輝」四字，採集他的字而成，字體秀氣雅麗。

Dickson Tong誰想到是一個寫戲曲的人，只有少數好友知道是唐滌生。他的西洋作品水彩、人物素描，劇中人物造像，才以英文署名。他受過西畫教育，少年時曾到上海就讀美術專科學校。這也引來爭議，對他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進修提出懷疑，說他沒有受過正統的美術教育。白石老人沒上過正統美術課，他的年代沒有美術學校，他獨自登峰造極，成為當代國畫大師。假設唐滌生沒進美專，畫還是他的畫，他沒想要賣畫求財，沒想出頭為畫家，畫展沒開過，只為自得其樂，比一些進過美專的人更愛繪畫。

他的曲詞，也有人不接受，「落花滿天蔽月光」，什麼蔽月光，花都是落到地上，問唐滌生要不要修改，建議將「落花」改作「飛絮」，變為「飛絮滿天蔽月光」豈不更合邏輯。可是沒有落花，哪來飛絮，飛絮空中飄，是花落的一個過程。落花是劇情需要，襯托劇中人的悲情。「滿城飛絮混輕塵，愁煞看花人」，花絮吸引遊人賞心悅目。放在悲情戲似不恰當。唐滌生淡淡地回答：「粵劇由老倌話事的！」

唐滌生把自己的繪畫用於粵劇，他繪畫的戲劇人物，早在一九四〇年代報章上刊登的劇園廣告看到。至一九五〇年代，劇園特刊及戲橋中，常有他為劇中人物繪畫造像。他撰寫劇本「富士山之戀」，自己設計戲中人物，繪成圖像，似現在動漫的人物造型，他對日本民族的衣着、髮式，佩戴、腰帶，穿鞋、武士的佩刀、長劍，細心識別，用於不同性格、不同地位的戲中人身。他留下的「富士山之戀」人物造型圖像，技巧純熟，用不同線條表達人與物。舞台上的布景設計，他也有詳細考慮。在他編寫的劇本中，每場戲的開首，他細緻地描述台上所需的布景道具，親自繪畫布景圖供布景師傳參考，將自己的繪畫興趣用於劇中。

「紅梨記」謝素秋與趙汝州初會，用了一句「庭中淡淡梨花月」為相遇背景，

「別，你千萬不要整出事來」，老父親說。

這天一大早，張林老爹猶豫着是否出攤賣豆腐，他顧及張林，莫輕舉妄動，惹是生非。打開電視，一條消息傳來，李文父親被「雙規」，隨着面試作弊揭露，李文公務員錄取資格被取消。

把豆腐攤擺好的張林父親，把這個消息悄悄告訴身旁的張林，張林擦擦身上的汗水，仰天長嘯：「天理啊，公平啊！快來買啊，今天的豆腐不要錢，快來買呀，今天的豆腐不要錢了！真的不要錢了！」

老翁老嫗們圍聚上去，議論着：這小伙子可不容易，每天賣豆腐都出一身臭汗，賺的是辛苦錢，今天，賣豆腐不對勁啊，他怎麼一直大聲喊，賣豆腐不要錢了？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，許是有人搶攤，受欺負了，招呼人呢吧。快去看看，順便買兩塊豆腐，捧捧場！



▲唐滌生 作者供圖

沒有畫，卻是畫，一幅才子佳人的月夜圖。贈花一幕的曲詞以花擬物，曲詞入文勝：

男：瓶中不是海棠花；女：海棠花味無詩興。男：不是海棠是石榴；女：石榴花開在夏令。男：莫非是孕碧桃花？女：秋盡桃花開未盛。男：不是桃花是山茶；女：有山茶是冬景景。男：莫非便是杜鵑紅？女：幾見杜鵑七月紅連動。

讀着讀着，彷彿看到唐滌生手描的長卷百花圖出來了，他的曲詞每有畫意，以畫入文，吸收明代戲曲的長處融入粵劇。

「紫釵記」的一段唱曲，膾炙人口：霧月夜抱泣落紅，險些破碎了金釵夢，喚魂勾頻頻喚勾卿，須記取再重逢。嘆病染芳軀不禁搖動，千般語猶在未語中，擔驚燕好皆變空。

這些曲詞，都不似舊日粵曲慣用，用字較優雅，卻為戲迷大眾受落，琅琅上口一如「落花滿天蔽月光」，由他一代戲迷唱到今日的小孩，廣東大戲異見的現象。

詩、書，畫各具獨立性，往往融會貫通，明代文人畫出現，以詩入畫，以畫代詩。唐滌生能詩能畫，酷愛書法，投身粵劇工作，將不同範疇的藝術細胞帶入粵劇，他編寫的劇本，包含了繪畫、書法、詩詞、古典文學等衆多元素，寫出令戲迷傾倒的美唱詞。以至大膽引入外國戲劇風格，「花都綺夢」一劇，採用歐洲色彩戲服，英國電影「魂斷藍橋」的歌曲「友誼萬歲」，五十年代粵劇界持此開放態度，唐滌生是佼佼者。

唐滌生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九年辭世的二十一年，共編寫四百四十個劇本，平均一年二十多個，創作力驚人，改編的「牡丹亭驚夢」、「帶女花」、「蝶影紅梨記」、「再世紅梅記」等，皆是傳頌佳作，一般戲迷至知識分子樂於接受，打開了粵劇是少數愛好者及市民大眾娛樂的局限，他改良粵劇，擅於吸取古典戲曲精粹，把劇本及粵劇提升到文學層次，開啓粵劇繁盛時期。卻原來，他可以為書法、繪畫廢寢忘餐。

水，如一碗清澈的泉水，淨化歲月的蒙塵，洗濯多日來無邊的陰鬱與愁苦。月光如水，更如生命中的美好和希望，即使際遇再坎坷暗淡，即使日子再窮困潦倒，它也總會於某個縫隙之間，悄悄潛入，讓一顆心擁有溫暖的亮色。

人生路上，總會遇到雨雪風霜，就像月有陰晴圓缺。毋須月光朗照，哪怕只是一絲一縷，照進生命的黑暗，也足以讓心如明月，純淨，亮堂。

即使歲月的年輪模糊了太多的細節，那個夜裏，那片月光，已然深深地根植在記憶的土壤裏，生根，發芽。其實，在烏雲籠罩的日子裏，日月的光輝一直都在，在恰當的時候，它會衝破烏雲，普照人間。

## 導盲犬物稀為貴 鄭家豪



有機會與訓練導盲犬的朋友接觸，才感到名犬易求，導犬難得。只要花得起，數萬、十數萬元買一隻名犬，狗店忙不迭為你選擇，至於導盲犬，任你花多少錢，想要得到不是用錢買得起。

說來令人詫異，內地十三億人口，只有導盲犬九十隻，台灣五十隻，香港約只有三十隻，按人口比例，香港算是多了，可見導盲犬身價了不起，憑着一副熱心腸與盲人為友，協助失明人士生活，稱得上人類忠誠的朋友。我愛導盲犬甚於價值不菲的名犬。

導盲犬可貴，不是什麼狗都可以導盲，只有拉布拉多、金毛尋回犬、德國牧羊狗可以，朋友說我家的小狗就不成了。

全港只有三十隻太少，何不多訓練十隻八隻？沒那麼容易，本港從第一次引入失敗，至現在擁有的三十隻，經歷了二十七年時間。一九七五年首次引入兩隻導盲犬，因缺乏整套飼養及培訓設施，先後去世，其間中斷二十多年，至二〇一一年才由台灣引入導盲犬Google和Iris，開始為失明人士服務。

導盲犬的培訓十分複雜，小小導盲犬與小孩個性有些相近，需要教會適應現代化市區生活習慣，乘搭電車、巴士逛街，行商場，入超市，甚至雜亂的街坊街市，都有一套規矩。搭電車教牠伏在車尾靠門口通道左邊；乘扶手电梯，學會在踏板前停步，等主人指示；過馬路認識在黃格等候，避免發生交通意外；搭升降機站在右邊；在超級市場不許碰食物和貨品；學習在雨後地面走路，避免濕滑跌倒；導盲犬最不喜歡進街市，要牠習慣，在牠眼中，街市肉枱的豬肉、雞鴨都是屍體，令牠十分

駭怕，血腥氣味使牠感到不安，但失明人士有時會到這些地方，需讓導盲犬逐漸適應，學會引路，這個階段需要花長時間訓練。

以一頭拉布拉多為例，嬰犬時送到「寄養家庭」學規矩，做到「絕對服從」，首先教會什麼是家庭，這個家庭有牠和主人，吃飯、睡覺在同一屋裏，教牠與人相處，尊重大人小孩，其他人見面做出親昵動作；學習良好行為，不亂叫，不隨意大小便，只吃固定狗糧，不貪吃別的東西，陌生人給的東西不吃，不上床，不爬梳化。到一歲半，小犬升班了，進入訓練中心學習十個月，包括以上所說適應社會環境，然後接受專業評估，合資格者畢業成為合資格導盲犬。

接下來是一段人狗關係，開始與失明人士配對，導盲犬服務中心安排導盲犬配搭一位適合的失明人士，然後是「共同訓練」，人與犬學習互相配合，行動默契，同時建立感情，這段訓練期約兩個月，正式投入服務。導盲犬怎樣帶引失明者上街，難道牠不會迷失去向嗎？倒是個有趣問題。主人先要知道怎樣下指令，此行的路條和目的地，心中有數了，沿途指示方向，指令一直走、右轉、左轉……牠的責任是在路途上不讓主人受到碰撞、摔倒，路上突然發生變化，及時引領主人避開障礙物。

我是途人，怎樣識別真假導盲犬，朋友提供三種方法：看狗隻種類，導盲犬通常屬拉布拉多、金毛尋回犬、德國牧羊犬；導盲犬必戴上「導盲鞍」；視障人士持證明證件。

回說名犬易得，導犬難求，不是誇張，選擇一頭小犬培訓為導盲犬，牠的家族必須清白，八代都是導盲犬，代代都在訓練中心出生，具有優良血統，確保祖宗八代沒有攻擊人類記錄，沒有遺傳病。條件這麼苛刻，怪不得內地十三億人口只得九十隻，香港約有三十隻可不算少了。

## 月光如水 李自美



那年中秋過後，我和夫夫往老家打工。好在有親友的關照，我們很快就安頓下來。租住的房子，和房東一個院子，只是房子很有些年頭了，就連當時年過七旬的老房東，都不記得那房屋是何時所建。斑駁陸離的土牆壁，凹凸不平的地面，簡陋硬實的土炕，讓人心灰意冷。「這土坯屋，雖說看相不好，可冬暖夏涼。」房東的一番話，打消了我倆的顧

慮，是啊，要飯豈能嫌姪好？於是就痛痛快快地住下來。

一晃春節到了。儘管省吃儉用，除去購買日用必需品，除去走親戚的禮品費用，我們已是囊中羞澀。除夕晚上，我包好一蓋墊餃子，整整齊齊地碼好，用乾淨白籠布蓋好，放在飯桌上，準備年初一早上美美地享受年味兒。一覺醒來，整整一蓋墊的餃子只剩下四個，白籠布依然乾乾淨淨，一塵不染。餃子哪裏去了？我滿屋查看，不見其蹤跡。正在滿腹疑惑的時候，老房東告訴我，餃子

別找了，找也找不到，你過年，黃大仙也得過年啊！別聲張，就算行善積德了。原來，由於老屋是土坯房，而且年代久遠，經常有黃鼠狼出沒。聽了房東的話，我渾身起雞皮疙瘩。為了生計，我們還是硬着頭皮沒搬家。

夜深人靜，我輾轉反側，再也睡不着。想念千里之外的至親，慨嘆當下困苦的境遇，一股愁苦悲涼的情緒蔓延全身。那時，電話還未普及，聯絡只有靠鴻雁傳書。在靜謐的夜晚，每當思緒氾濫的時候，鋪開信箋，